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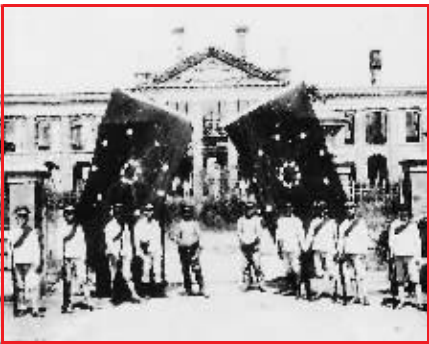
吴兆麟先生



渡江至汉口的革命军



百年辛亥风云·武昌首义·细节



1911年 10月 11日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在地

(上接 B2 版)

起义前党人在部队中运作举事的具体方式,在首义之前,各级负责人为坚定各同志之信心起见,常用耳语宣传,详为讲解满清政府之残暴无道,丧权辱国之事实,远如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之惨;近如中法、中英、中日战败之耻,庚子八国联军之辱,割地赔款,订下不平等条约,并以兴建国家海军之款,供西太后构筑颐和园之用;最后如瑞澂以纨绔公子,出任总督,彼并以卑鄙无能,不学无术之丫姑爷张彪(瑞澂丫环之夫,同志间鄙称为丫姑爷)出任第八镇统制……用以上之事实,作为宣传之资料,激发同志们同仇敌忾之雄心,杀身救国之勇气,人人切齿痛恨,隐忍待发,所以十月十日夜,枪声一起,响者四应。嗣后之宣传工作,又转变方针,重点在鼓吹各省起义,全国响应。所以首义后第三日,即有胡石庵在汉口成立之《大汉报》出版,大事宣传,新闻版内所刊者,不是说某某几省同时响应,就是说某某几省援兵已发;文告栏中所载者,不是某某几省讨逆之檄文,就是某某几省声援之函电。将当时革命军之事实,宣传得轰轰烈烈,有声有色。真是天夺其魄,清运该终,使清廷腐朽摄政,稚子宣统,闻革命党而胆寒,阅《大汉报》而心惊。

部队被革命意识所渗透,当时身处其中的万耀煌先生记述一般情形是如此:新军士兵有时颇不顾利害,胆子甚大,在酒店,在运动场都畅言无忌的高谈排满革命,甚至在猜拳饮酒时亦喊“要革命,要排满,全福寿”,官长不便去酒店,即去亦视若无睹、听而不闻,其革命风气之热烈由此可见。

此种运动与渗透的情形也可由吴醒汉的回忆来印证。他的回忆录《武昌起义三日记》中说,黄花岗起义失败后,谭石屏(谭人凤)于五月下旬到汉,与各同志会商,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。各同志即积极进行,新军中各有组织,二十九、三十两标同志组织一将校团及下士班,专为运动,成效显著。其主干为蔡济民、吴醒汉、张廷辅、王宪章、王文锦、徐达明等。其他各方面,工程营熊秉坤、方兴等,炮队孟华丞、徐万年等,辎重营胡祖舜等,各分组小团体甚多。因时势紧迫,夏间开同盟会,居正、杨时杰任内务,查光佛、牟鸿勋任联络,蒋翊武、刘复基任军务,吴醒汉本人负责交通交涉。彭楚藩、熊秉坤、徐万年任各标营代表,这是事发前的组织架构。至发难时,推定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,孙武为参谋长,蔡济民为参议长,吴醒汉、徐达明、王宪章、张廷辅等为参议,陈磊、谢石钦、潘公复、丁笏堂等人任秘书干事,邓玉麟管交通传达。

黄兴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,当时蒋翊武拟炸瑞澂总督署以为响应,事败未成,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用。四川铁道风潮发生以来,影响遍及全国,人心跃动,蒋翊武又再三说,时机到了,多次密开军事会,被举为总司令,遂设枢纽指挥于武汉三镇。 雨

一枪引得万枪发

文\伍立杨

再说那个陶居胜挣扎逃出军营,次日还是死于家中,大厦将倾时节,作为清廷的爪牙,他的这一挑衅毫无意义,死得自然价同鸿毛。但他的冲动所引发陈定国的这一枪,却引起了全营的震动,不明就里的兵士纷纷举枪乱射,枪声炒豆似的,响了好一会儿,熊秉坤当即率队和其他队官向外出击,这时又有一个姓阮的营长率卫兵反抗,并大放厥词,嘶喊着劝告大家不要反对大清朝,说是那会家破人亡的。陈定国哪容得他的胡言乱语,当即就举枪连发射击,将这阮营长和他的两个卫兵打死。这时军需房已被起义的士兵打开,里面钱物不少,有人见利动心,一个士兵相当机警,他怕钱物抢掠坏了大事,就顺势将照明的油灯推倒在物件上面,瞬间引起大火燃烧,于是熊秉坤顺利带着人马杀出营门。到了十五协的西门,朝天开三枪,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,意思是叫他们也可以出动了。到了千家街与一队旗兵对峙,双方怒目相视,但没打起来,这时看到北面火光熊熊,知道是别的军营也开始发难了。

原来,那是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开始行动。十日的傍晚六点钟,主营志士看见到处抓人,再不出动,不免死无葬身之地,于是,三十标的方维、谢泳泉、彭纪麟,孤注一掷,冒险翻墙而出,潜往各营通知起义。工程营的马荣、熊秉坤也奔忙着四处通知。



武昌起义中正在集结的革命军

十号白天正换班,二十九标二营系蔡幼香(蔡济民)值日,三十标一营系吴醒汉值日,三十标二营是徐达明值日,于是他们决定死中求生,非干不可。议定晚上点名时候干起来,由吴醒汉率三十标各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局,转道进攻总督署左翼。蔡济民带二十九标各营进攻总督署右翼,然后尽量在同时和工程营、炮队相呼应。商量完毕,各自回到兵营准备。

到了七点半的时候就听到工程营响起了枪声,二十九、三十两标的营房里面枪声响个不停,于是吴醒汉就冲出营房吹笛站队,士兵持枪集合,为了稳妥起见,吴醒汉就叫来心腹士兵冲到军械室,派了四个人守门,把子弹尽量多地发给汉兵,而旗兵颗粒未得,这些旗兵也不敢来争夺,大门洞开了,士兵蜂拥而出。向楚望台进攻时汇合了大队人马,工程营吴兆麟已经带人到达。走到金水闸时,总督瑞澂派有消防队把守,这班乌合之众慌张惶急,遂拼命放排枪,起义部队牺牲了几个人,于是又折回楚望台,跟蔡幼香、高尚志重整队伍,向蛇山方向行进,经过黄土坡时又汇合一队人马,于是和蔡济民等人分别进攻总督署。

张任民《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》

(载《春秋杂志》总第 329 期,1971 年出版),当时他由广西陆军小学升入武昌陆军中学,这一期共有一百六十余人,因逢时会,竟获得了亲身参加武昌首义的机会。说是在十号夜间九点钟,他们这一班年轻人正上自习课时,突然听到在学校隔壁,轰隆一声巨响,炮弹飞向半空,课室的玻璃窗门都被震动,此时便有几个同学跳上课桌,大声叫喊着:“同学们,果然机会来了,不可错过啊!”未几,炮声继续大作,一连轰射了二三十发,此时全校秩序已经大乱,各队长及值日官高呼:“维持秩序,听候命令。”虽有少数同学,迟疑观望,未作表示,但终因大势所趋,仍然随众涌出课室,到处只见人群聚集,议论纷纷,官长喊破喉咙,已没人理他了。

再说工程营的一拨人马前往军械所,得前营长李克果指点,向空中发弹,将守卫五人吓走,于是得到足够弹药。熊秉坤带队在此和吴兆麟等汇合,众推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官。命令左队原排长邝名功带一队,前队原排长伍正林带一队,夹攻总督署。不一会儿蔡济民亦带队前来参战,合力进攻总督署。同时金钊龙、徐万年等人推着几台大炮过来。当炮队入城,楚望台、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,战局出现转机,新军各标营更多的士兵起义响应,营以上军官绝大多数见势不妙,纷纷换装逃窜。起义军逼近总督署时,湖广总督瑞澂慌忙凿开本来没有门

的督署后墙,连滚带爬,经过文昌门后,逃往楚豫号军舰。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尚欲顽抗,呼叫各部军官组织可靠兵力保卫督署,会剿起义士兵,就在这时,督署签押房被炮弹击中。铁忠见大势已去,也慌不择路,紧随瑞澂奔窜而去。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,也溜出城外,逃到刘家庙。

但攻击总督署的部队攻势不佳,是因为夜深天黑,射击目标模糊,炮兵无法瞄准,就临时购得洋油数桶,将一堆木料燃烧起来,明火熊熊,总督署的目标在火光中变得很显眼。大家说,今夜不攻破,明天会有大麻烦,于是藉着火光瞄准,步、炮、工兵合力开炮轰击之。

在吴醒汉这边,十号七点钟,外面枪声响了三下,各营的同志就破门出发,有的攻打冲署,有的冲击张彪衙门,有的包抄消防队,炮队也从城外接入,人多势众,攻势猛烈,满清的大小官奴,惊骇万状,四处奔逃。八点钟,吴醒汉、吴兆麟、马明熙、徐达明、郑树林、蔡济民等,就在楚望台集中,商议推举都督以统民军,出告示以安人心。十一日凌晨开炮攻击的时候,进展也不利,指挥官伍正林损失大炮两尊,就想自杀,被人劝阻。不久阙龙、三十标彭纪麟都来增援,这才加强了攻势。 雨